

旧唐书

简体字本二十四史

旧唐书

三

[后晋]刘 昫 等撰

中 华 书 局

旧唐书卷七十七

列传第二十七

韦挺 子待价 弟万石 杨纂 族子弘礼 弘武
 武子元亨 元禧 元祎 刘德威 子审礼 孙易从
 审礼从弟延嗣 阎立德 弟立本 柳亨 族子範
 兄子爽 享孙涣 泽 崔义玄 子神庆

韦挺，雍州万年人，隋民部尚书冲子也。少与隐太子相善，及高祖平京城，引为陇西公府祭酒。武德中，累迁太子左卫骠骑、检校左率，太子遇之甚厚，官臣罕与为比。七年，高祖避暑仁智宫，会有上书言事者，称太子与宫臣潜构异端。时庆州刺史杨文幹构逆伏诛，辞涉东宫，挺与杜淹、王珪等并坐流于越巂。

及太宗在东宫，征拜主爵郎中。贞观初，王珪数举之，由是迁尚书右丞。俄授吏部侍郎，转黄门侍郎，进拜御史大夫，封扶阳县男。太宗以挺女为齐王祐妃。常与房玄龄、王珪、魏徵、戴胄等俱承顾问，议以政事。又与高士廉、令狐德棻等同修氏族志，累承赏赉。太宗尝谓挺曰：“卿之任御史大夫，独朕意耳，左右大臣无为卿地者，卿勉之哉！”挺陈谢曰：“臣弩下，不足以辱陛下高位。且臣非勋非旧，而超处藩邸故僚之上，臣愿后之，以劝立功者。”太宗不许。寻改授银青光禄大夫，行黄门侍郎，兼魏王泰府事。时泰有宠，太子承乾多过失，太宗微有废立之意。

中书侍郎杜正伦以漏泄禁中语左迁，时挺亦预泰事，太宗谓曰：“朕已罪正伦，不忍更置卿于法。”特原之。寻迁太常卿。

初，挺为大夫时，马周为监察御史，挺以周寒士，殊不礼之。至是，周为中书令，太宗尝复欲用挺在门下，周密陈挺傲狠非宰相器，遂寝。十九年，将有事于辽东，择人运粮，周又奏挺才堪粗使，太宗从之。挺以父在隋为营州总管，有经略高丽遗文，因此奏之。太宗甚悦，谓挺曰：“幽州以北，辽水二千馀里^[1]，无州县，军行资粮无所取给，卿宜为此使。但得军用不乏，功不细矣。”以人部侍郎崔仁师为副使，任自择文武官四品十人为子使，以幽、易、平三州骁勇二百人，官马二百匹为从。诏河北诸州皆取挺节度，许以便宜行事。太宗亲解貂裘及中厩马二匹赐之。

挺至幽州，令燕州司马王安德巡渠通塞。先出幽州库物，市木造船，运米而进。自桑乾河下至卢思台，去幽州八百里，逢安德还曰：“自此之外，漕渠壅塞。”挺以北方寒雪，不可更进，遂下米于台侧权贮之，待开岁发春，方事转运，度大兵至，军粮必足，仍驰以闻。太宗不悦，诏挺曰：“兵尚拙速，不贵工迟。朕欲十九年春大举，今言二十年运漕，甚无谓也。”乃遣繁峙令韦怀质往挺所支度军粮，检覆渠水。怀质还奏曰：“挺不先视漕渠，辄集工匠造船，运米即下。至卢思台，方知渠闭，欲进不得，还复水涸，乃便贮之，无达平夷之日。又挺在幽州，日致饮会，实乖至公。陛下明年出师，以臣度之，恐未符圣策。”太宗大怒，令将作少监李道裕代之，仍令治书侍御史唐临驰传械挺赴洛阳，依议除名，仍令白衣散从。及前军破盖牟城，诏挺统兵士镇盖牟，示渐用之也。挺城守去大军悬远，与高丽新城邻接，日夜战斗，鼓噪之声不绝。挺不堪其忧，且不平于失职，素与术士公孙常善，乃与常书以叙所怀。会常以他事被拘，自缢而死，索其囊中，得挺书，论城中危蹙，兼有叹怅之辞。太宗以挺怨望，谪为象州刺史。岁馀卒，年五十八。

子待价，初为左千牛备身。永徽中，江夏王道宗得罪，待价即道宗

之婿也，缘坐左迁卢龙府果毅。时将军辛文陵率兵招慰高丽，行至吐护真水，高丽掩其不备，袭击败之。待价与中郎将薛仁贵受诏经略东蕃，因率所部救之。文陵苦战，贼渐退，军始获全。待价被重疮，流矢中其左足，竟不言其功，以足疾免官而归。

后累授兰州刺史。时吐蕃屡为边患，高宗以沛王贤为凉州大都督，以待价为司马。俄又迁肃州刺史，频有守御之功，征拜右武卫将军，兼检校右羽林军事。仪凤三年，吐蕃又犯塞，待价复以本官检校凉州都督，兼知镇守兵马事。俄又征还旧职，复封扶阳侯。则天临朝，拜吏部尚书，摄司空，营高宗山陵，功毕，加金紫光禄大夫，改为天官尚书、同凤阁鸾台三品，赐物一千段，仍与一子五品。待价素无藻鉴之才，自武职而起，居选部，既铨综无叙，甚为当时所嗤。

垂拱元年十月，复为燕然道行军大总管，以御突厥。明年春还。六月，拜文昌右相，依旧同凤阁鸾台三品。既累登非据，颇不自安，频上表辞职，则天每降优制不许之。又表请削官秩，回恩赠父，于是赠挺润州刺史。明年，上疏请自效戎旅之用，于是拜安息道行军大总管，督三十六总管以讨吐蕃，进封扶阳郡公。军至寅识迦河，与吐蕃合战，初胜后败。又属天寒冻雪，师人多死，粮馈又不支給，乃旋师弓月，顿于高昌。则天大怒，副将阎温古以逗留伏法，待价坐除名，配流绣州，寻卒。

弟万石，颇有学业，而特善音律。上元中，自吏部郎中迁太常少卿。当时郊庙乐调及讌会杂乐，皆万石与太史令姚玄辩增损之，时人以为称职。寻又兼知吏部选事，卒官。挺从祖兄子安石，别有传。

杨纂，华州华阴人也。祖俭，周东雍州刺史。父文伟，隋温州刺史。纂略涉经史，尤明时务。少与琅邪颜师古、燉煌令狐德棻友善。大业中，进士举，授朔方郡司法书佐，坐杨玄感近属除名，乃家于蒲城。

义军渡河，于长春宫谒见。累授侍御史。数上书言事，因被召问，

擢为考功郎中。贞观初，长安令，赐爵长安县男。有妇人袁氏妖逆，为人所告，纂究问之，不得其状。袁氏后又事发伏诛，太宗以纂为不忠，将杀之，中书令温彦博以纂过误，罪不至死，固谏，乃赦之。三迁吏部侍郎。八年，副特进萧瑀为河南道巡察大使，与瑀情有不协，屡相表奏，瑀因以获罪。纂寻拜尚书左丞。纂既长于吏道，所在皆有声绩。俄又除吏部侍郎，前后典选十馀载，铨叙人伦，称为允当。然而抑文雅，进酷吏，观时任数，颇为时论所讥。后历太常少卿、雍州别驾，加银青光禄大夫，复为尚书左丞，迁太仆卿，检校雍州别驾，迁户部尚书。永徽初卒，赠幽州都督，谥曰敬。

子守愚，则天时官至雍州长史；守挹，岐州刺史。族子弘礼。

弘礼，隋尚书令素弟之子也。父岳，大业中为万年令，与素子玄感不协，尝密上表称玄感必为乱。及玄感被诛，岳在长安系狱，帝遽使赦之。比使至，岳已为留守所杀，弘礼等遂免从坐。

高祖受禅，以杨素隋代有助业，诏弘礼袭封清河郡公，拜太子通事舍人。贞观中，历兵部员外郎，仍为西河道行军大总管府长史，三迁中书舍人。太宗有事辽东，以弘礼有文武材，擢拜兵部侍郎，专典兵机之务。弘礼每入参谋议，出则统众攻战。驻蹕之阵，领马步二十四军，出其不意以击之，所向摧破。太宗自山下见弘礼所统之众，人皆尽力，杀获居多，甚壮之，谓许敬宗等曰：“越公儿郎，故有家风矣。”时诸宰相并在定州留辅皇太子，唯有褚遂良、许敬宗及弘礼在行在所，掌知机务。

二十年，拜中书侍郎。明年，加银青光禄大夫，寻迁司农卿，兼充昆丘道副大总管，诸道军将咸受节度。于是破处月，降处密，杀焉耆王，降驳支部，获龟兹、于阗王。凯旋，未及行赏，太宗晏驾。弘礼颇忤大臣之旨，由是出为泾州刺史。永徽初，论昆丘之功，改授胜州都督。寻迁太府卿。四年卒，赠兰州都督，谥曰质。弟弘武。

弘武少修谨，武德初，拜左千牛备身。永徽中，为吏部郎中。孝敬

初为皇太子，精择僚寮，以弘武为中舍人。麟德中，将有事于东岳，弘武自荊州司马擢拜司戎少常伯。从驾还，高宗特令弘武补授吏部选人五品已上官，由是渐见亲委。后母荣国夫人杨氏以与弘武同宗，又称荐之，俄迁西台侍郎。乾封二年，与戴至德、李安期等同东西台三品。及在政事，颇以清简见称。总章元年，卒于官，赠汴州刺史，谥曰恭。

子元亨，则天时为司府少卿。元禧，尚食奉御。元禧颇有医术，为则天所任。尝忤张易之之意，易之密奏元禧是杨素兄弟之后，素父子在隋有逆节，子孙不合供奉。则天乃下制曰：“隋尚书令杨素，昔在本朝，早荷殊遇。稟凶邪之德，怀谄佞之才，惑乱君上，离间骨肉。摇动冢嫡，宁唯掘蛊之祸；诱扇后主，卒成请蹕之衅。隋室丧亡，盖惟多僻，究其萌兆，实此之由。生为不忠之人，死为不义之鬼，身虽幸免，子竟族诛。斯则奸逆之谋，是其庭训；险薄之行，遂成门风。刑戮虽加，枝胤仍在，岂可复肩随近侍，齿迹朝行？朕接统百王，恭临四海，上嘉贤佐，下捍贼臣，常欲从容于万机之余，褒贬于千载之外，况年代未远，耳目所存者乎？其杨素及兄弟子孙，并不得令任京官及侍卫。”于是左贬元亨为睦州刺史，元禧为资州长史，元禧弟缙氏令元祚为梓州司马。张易之诛后，元亨等皆复任京职，元亨至齐州刺史，元禧台州刺史，元祚宣州刺史。

刘德威，徐州彭城人也。父子将，隋毘陵郡通守。德威姿貌魁伟，颇以干略见称。大业末，从左光禄大夫裴仁基讨贼淮左，手斩贼帅李青蛙，传首于行在所。后与仁基同归李密，密素闻其名，与麾下兵，令于怀州镇守。

武德元年，密与王世充战败入朝，德威亦率所部随密归款。高祖嘉之，授左武侯将军，封滕县公。及刘武周南侵，诏德威统兵击之，又判并州总管府司马。俄而裴寂失律于介州，齐王元吉弃并州还朝，德威总知

留府事。元吉才出，武周已至城下，百姓相率投贼。武周获德威，令率其本兵往浩州招慰。德威自拔归朝，高祖亲劳问之，兼陈贼中虚实及晋、绛诸部利害，高祖皆嘉纳之。改封彭城县公。未几，检校大理少卿。从擒建德，平世充，皆有功，转刑部侍郎，加散骑常侍，妻以平寿县主。

贞观初，历大理、太仆二卿，加金紫光禄大夫。俄出为绵州刺史，以廉平著称，百姓为之立碑。寻检校益州大都督府长史。十一年，复授大理卿。太宗尝问之曰：“近来刑网稍密，其过安在？”德威奏言：“诚在主上，不由臣下。人主好宽则宽，好急则急。律文失入减三等，失出减五等。今则反是，失入则无辜，失出便获大罪。所以吏各自爱，竞执深文，非有教使之然，畏罪之所致耳。陛下但舍所急，则‘宁失不经’复行于今日矣。”太宗深然之。数岁，迁刑部尚书，兼检校雍州别驾。十七年，驰驿往齐州推齐王祐^[2]。还至濮州，闻祐杀长史权万纪，德威入据济州，遣使以闻。诏德威便发河南兵马，以申经略，会遭母忧而罢。十八年，起为遂州刺史，三迁同州刺史。永徽三年卒，年七十一，赠礼部尚书、幽州都督，谥曰襄，陪葬献陵。德威闺门友穆，接物宽平，所得财货，多以分贍宗亲。子审礼袭爵。

审礼，少丧母，为祖母元氏所养。隋末，德威从裴仁基讨击，道路不通。审礼年未弱冠，自乡里负载元氏渡江避乱，及天下定，始西入长安。元氏若有疾，审礼必亲尝汤药，元氏顾谓孙曰：“我儿孝顺，贯彻幽微，吾一顾念，宿疾顿轻。”

贞观中，历左骁卫郎将。丁父忧去职。及葬，跣足随车，流血洒地，行路称之。服阕当袭爵，累表让弟，朝议不许。永徽中，累迁将作大匠，兼检校燕然都护，袭封彭城郡公。审礼父歿虽久，犹悲慕不已，每见父时僚旧，必呜咽流涕。母郑氏早亡，事继母平寿县主，稍疾辄忧惧形于容色，终夕不寐。抚继母男延景，友爱甚笃，所得禄俸，皆送母处，以资延景之费；而审礼妻子处饥寒，晏然未尝介意。再从同居，家无异爨，合门二百馀口，人无间言。稍迁工部尚书，兼检校左卫大将军。

仪凤二年，吐蕃寇凉州，命审礼为行军总管，与中书令李敬玄合势讨击。遇贼于青海，敬玄后期不至，审礼军败，为贼所执。永隆二年，卒于蕃中，赠工部尚书，谥曰僖。

延景，官至陕州刺史，睿宗初，以后父追赠尚书右仆射。

审礼子易从，历位岐州司兵参军。审礼之没吐蕃，诏许易从入蕃省之。及审礼卒，易从号哭，昼夜不止，毁瘠过礼。吐蕃哀其志行，还其父尸柩，易从徒跣万里，扶护归彭城，为朝野之所嗟赏。后历彭州长史^[3]、任城男。永昌中，坐为徐敬贞所诬构遇害。易从在官仁恕，及将刑，人吏无远近奔走，竞解衣相率造功德^[4]，以为长史祈福，州人从之者十馀万。其为人所爱如此。

易从子昇，开元中，为中书舍人、太子右庶子。

审礼从父弟延嗣，文明年为润州司马，属徐敬业作乱，率众攻润州，延嗣与刺史李思文固守不降。俄而城陷，敬业执延嗣，邀之令降，辞曰：“延嗣世蒙国恩，当思效命，州城不守，多负朝廷。终不能苟免偷生，以累宗族，岂以一身之故，为千载之辱。今日之事，得死为幸。”敬业大怒，将斩之，其党魏思温救之获免，乃囚之于江都狱。俄而贼败，竟以裴炎近亲，不得叙功，迁为梓州长史，再转汾州刺史卒。宗族至刺史者二十馀人。

阎立德，雍州万年人，隋殿内少监毘之子也。其先自马邑徙关中。毘初以工艺知名，立德与弟立本早传家业。武德中，累除尚衣奉御，立德所造袞冕大裘等六服并腰舆伞扇，咸依典式，时人称之。贞观初，历迁将作少匠，封太安县男。高祖崩，立德以营山陵功，擢为将作大匠。贞观十年，文德皇后崩，又令摄司空，营昭陵。坐怠慢解职，俄起为博州刺史。十三年，复为将作大匠。十八年，从征高丽，及师旅至辽泽，东西

二百餘里泥淖，人馬不通，立德填道造橋，兵無留礙，太宗甚悅。尋受詔造翠微宮及玉華宮，咸稱旨，賞賜甚厚。俄遷工部尚書。二十三年，攝司空，營護太宗山陵，事畢，進封為公。顯慶元年卒，贈吏部尚書、并州都督。

子玄邃，官至司農少卿。

玄邃子知微，聖曆初，歷位右豹韜衛將軍。時突厥默啜有女請和親，則天令淮陽王武延秀往納其女，命知微攝春官尚書送赴虜廷。默啜以延秀非皇室諸王，大怒，遂拘之別所，與知微率眾自恒岳道攻陷趙、定二州。知微經歲餘自突厥所還，則天以其隨賊入寇，令百官齣割，然後斬之，并夷其三族。

立本，顯慶中累遷將作大匠，後代立德為工部尚書，兄弟相代為八座，時論榮之。總章元年，遷右相，賜爵博陵縣男。立本雖有應務之才，而尤善圖畫，工于寫真，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烟閣功臣圖，并立本之迹也，時人咸稱其妙。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于春苑，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，太宗擊賞數四，詔座者為咏，召立本令寫焉。時閣外傳呼云：“畫師閻立本。”時已為主爵郎中，奔走流汗，俯伏池側，手揮丹粉，瞻望座賓，不勝愧赧。退誡其子曰：“吾少好讀書，幸免牆面，緣情染翰，頗及侪流。唯以丹青見知，躬廝役之務，辱莫大焉！汝宜深誡，勿習此末伎。”立本為性所好，欲罷不能也。及為右相，與左相姜恪對掌樞密。恪既歷任將軍，立功塞外；立本唯善于圖畫，非宰輔之器。故時人以千字文為語曰：“左相宣威沙漠，右相馳譽丹青。”咸亨元年，百司復舊名，改為中書令。四年卒。

柳亨，蒲州解人，魏尚書左仆射庆之之孫也。父旦，隋太常少卿、新城縣公。亨，隋末歷熊耳、王屋二縣長，陷于李密。密敗歸國，累授駕部郎中。亨容貌魁偉，高祖甚愛重之，特以殿中監竇誕之女妻焉，即帝之外

孙也。三迁左卫中郎将，封寿陵县男。未几，以谴出为邛州刺史，加散骑常侍，被代还，数年不调。因兄葬，遇太宗游于南山，召见与语，颇哀矜之。数日，北门引见，深加海奖，拜银青光禄大夫，行光禄少卿。太宗每诫之曰：“与卿旧亲，情素兼宿，卿为人交游过多，今授此职，宜存简静。”享性好射猎，有饕餮之名，此后颇自勗励，杜绝宾客，约身节俭，勤于职事，太宗亦以此称之。二十三年，以修太庙功，加金紫光禄大夫。久之，拜太常卿，从幸万年宫，检校岐州刺史。永徽六年卒，赠礼部尚书、幽州都督，谥曰敬。

享族子範，贞观中为侍御史。时吴王恪好畋猎，损居人，範奏弹之。太宗因谓侍臣：“权万纪事我儿，不能匡正，其罪合死。”範进曰：“房玄龄事陛下，犹不能谏止畋猎，岂可独罪万纪？”太宗大怒，拂衣而入。久之，独引範谓曰：“何得逆折我？”範曰：“臣闻主圣臣直，陛下仁明，臣敢不尽愚直。”太宗意乃解。範，高宗时历位尚书右丞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。

享兄子奭。奭父则，隋左卫骑曹，因使卒于高丽。奭入蕃迎丧柩，哀号逾礼，深为夷人所慕。贞观中，累迁中书舍人。后以外生女为皇太子妃，擢拜兵部侍郎。妃为皇后，奭又迁中书侍郎。永徽三年，代褚遂良为中书令，仍监修国史。俄而后渐见疏忌，奭忧惧，频上疏请辞枢密之任，转为吏部尚书。及后废，累贬爱州刺史。寻为许敬宗、李义府所构，云奭潜通宫掖，谋行鸩毒，又与褚遂良等朋党构扇，罪当大逆。高宗遣使就爱州杀之，籍没其家。奭既死非其罪，甚为当时之所伤痛。神龙初，则天遗制，与褚遂良、韩瑗等并还官爵，子孙亲属当时缘坐者，咸从旷荡。

开元初，享孙涣为中书舍人，表曰：“臣堂伯祖奭，去明庆三年，与褚遂良等五家同被谴戮。虽蒙遗制荡雪，而子孙亡没并尽。唯有曾孙无忝，见贯龚州，蒙雪多年，犹同远窜。陛下自临宇县，优政必被，鸿恩及于泉壤，大造加于亡绝。先天已后，频降丝纶，曾任宰相之家，并许收其

沦滞。况臣伯祖往叨执政，无犯受诛，藁窆尚隔故乡，后嗣遂编蚕服。臣不申号诉，义所难安。伏乞许臣伯祖还葬乡里，其曾孙无忝放归本贯。”疏奏，敕令奭归葬，官造灵輿递还。无忝后历位潭州都督。

涣弟泽，景云中为右率府铠曹参军。先是，姚元之、宋璟知政事，奏请停中宗朝斜封官数千员。及元之等出为刺史，太平公主又特为之言，有敕总令复旧职。泽上疏谏曰：

臣闻药不毒不可以蠲疾，词不切不可以补过。是以习甘旨者，非摄养之方；迹谀佞者，积危殆之本。臣实愚朴，志怀刚厉，或闻政之不当，事之不直，常慷慨关心，梦寐怀愤。每愿殉身以谏，伏死而争，但利于社稷，有便于君上，虽蒙祸被难，杀身不悔也。窃见神龙以来，群邪作孽，法网不振，纲维大紊，实由内宠专命，外嬖擅权，因贵凭宠，卖官鬻爵。朱紫之荣，出于仆妾之口；赏罚之命，乖于章程之典。妃主之门，有同商贾；举选之署，实均阘阘。屠贩之子，悉由邪而忝官；黜斥之人，咸因奸而冒进。天下为乱，社稷几危，赖陛下聪明神武，拯其将坠。此陛下耳目之所亲击，固可永为炯诫者也。

臣闻作法于理，犹恐其乱；作法于乱，谁能救之？只如斜封授官，皆是仆妾汲引，迷谬先帝，昧自前朝，岂是孝和情之所怜，心之所爱？陛下初即位时，纳姚元之、宋璟之计，所以咸令黜之。顷日已来，又令叙之。将谓为斜封之人不忍弃也，以为先帝之意不可违也？若斜封之人不忍弃也，是韦月将、燕钦融之流亦不可褒赠也，李多祚、郑克义之徒亦不可清雪也。陛下何不能忍于此而独能忍于彼？使善恶不定，反覆相攻，使君子道消，小人道长，为邪者获利，为正者衔冤。奈何导人以为非，劝人以为僻，将何以惩风俗，将何以止奸邪？今海内咸称太平公主令胡僧慧範曲引此辈，将有误于陛下矣。谤议盈耳，咨嗟满衢，故语曰：“姚、宋为相，邪不如正；太平用事，正不如邪。”书曰：“无偏无陂，遵王之义；无反无侧，王道正直。”臣恐因循，流近致远，积小为大，累微起高。勿谓何伤，其祸

将长；勿谓何害，其祸将大。

又赏罚之典，纪纲不谬，天秩有礼，君爵有功，不可因怒以妄罚，不可因喜以妄赏。伏见尚医奉御彭君庆，以邪巫小道，超授三品，奈何轻用名器，加非其才。昔公主为子求郎，明帝不许；今圣朝私爱，赏及俭人。董狐不亡，岂有所隐？臣闻赏一人而千万人悦者赏之，罚一人而千万人劝者罚之。臣虽未睹圣朝之妄罚，已睹圣朝之妄赏矣。书曰：“官不及私昵，惟其能；爵罔及恶德，惟其贤。”臣恐近习之人为其先容，有谬于陛下也。惟陛下熟思而察之。虽往者不可谏，而来者犹可追。愿杜请谒之路，塞恩幸之门，鉴诫前非，无累后悔。申画一之法，明不二之刑，不询之谋勿庸，无稽之言勿听，则天下之化，人无间焉，日新之德，天鉴不远。

泽后参选，会有敕令选人上书陈事，将加收擢，泽又上书曰：

顷者韦氏险谲，奸臣同恶，赏罚紊弛，纲纪纷纶。政以贿成，官因宠进，言正者获戾，行殊者见疑，海内寒心，实将莫救。赖神明佑德，宗庙降灵，天讨有罪，人用丕保^[5]。陛下睿谋神圣，勇智聪明，安宗庙于已危，拯黎庶于将溺。今龙眉鲐背，欢欣踊跃，望圣朝之抚辑，听圣朝之德音。今陛下蠲烦省徭，法明德举，万邦恺乐，室家胥庆。

臣又闻危者保其存也，乱者有其理也。伏惟陛下安不忘危，理不忘乱，存不忘亡，则克享天心，国家长保矣。诗曰：“罔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”伏惟陛下慎厥终，修其初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动。书曰：“惟德罔小，万邦惟庆；惟不德罔大，坠厥宗。”甚可畏也，甚可惧也，伏惟陛下慎之哉！

夫骄奢起于亲贵，纲纪乱于宠幸。愿陛下禁之于亲贵，则天下随风矣；制之于宠幸，则天下法明矣。诗曰：“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”若亲贵为之而不禁，宠幸挠之而见从，是政之不常，令之不一，则奸诈斯起，暴乱生焉。虽严刑峻制，朝施暮戮，而法不行矣。纵陛下亲之爱之，莫若安之福之。宠禄之过，罪之渐也，非

安之也；骄奢之淫，危之本也，非福之也。

前事不忘，后之师也，伏愿陛下精求俊哲，朝夕纳诲。纵有逆于耳、谬于心者，无速之罚，姑筹之以道，省于厥躬。虽木朴忌忤，愿恕之以直，开谏诤之路也。或有顺于耳、便于身者，无急之赏，当求诸非道，稽之典训。其不协于德，必置之以法，用杜侧媚之行也。有羞淫巧于陛下者，遽黜之，则淫巧息矣；有进忠谏于陛下者，遽赏之，则忠谏进矣。

臣又闻生于富者骄，生于贵者傲。石碣曰：“臣闻爱子，教之以义方，不纳于邪，骄奢淫逸，所自邪也。”书曰：“罔淫于逸，罔游于乐。”穆王有命，“实赖前后左右有位之士，绳愆纠谬，格其非心”。今储宫肇建，王府初启，至于僚友，必惟妙择。今骄奢之后，流波未变；慢游之乐，馀风或存。夫小人幸臣，易合于意；奇伎淫巧，多适于心。臣恐狎于非德，兹为愈怠。书曰：“慎简乃僚，无以巧言令色，其惟吉士。仆臣正，厥后克正；仆臣谀，厥后自圣。”伏愿采温良博闻之士，恭俭忠鲠之人，任以东宫及诸王府官，仍请东宫量署拾遗、补阙之职。令朝夕讲论，出入侍从，授以训诰，交修不迨。

臣又闻驰骋畋猎，令人发狂。名教之中，自有乐地。承前贵戚，鲜克由礼。或打球击鼓，比周伎术；或飞鹰奔犬，盘游藪泽。此甚为不道，非进德修业之本也。书曰：“内作色荒，外作禽荒。”又曰：“无若丹朱傲，惟慢游是好。朋淫于家，用殄厥世。”伏惟陛下诞降谋训，敦劝学业，示之以好恶，陈之以成败，以义制事，以礼制心，图之于未萌，虑之于未有，则福禄长享，与国并休矣。

臣又闻富不与骄期而骄自至，骄不与罪期而罪自至，罪不与死期而死自至。信矣斯语，明哉至诚。顷韦庶人、安乐公主、武延秀等可谓贵矣，可谓宠矣！权侔人主，威震天下。然怙侈灭德，神怒人弃。岂不谓爱之太极，富之太多，不节之以礼，不防之以法，终转吉为凶，变福为祸。谚曰：“千人所指，无病自死。”不其然欤？书曰：“殷鉴不远，在彼夏王。”今陛下何劝，岂非皇祖谋训之则也；今

陛下何怨，岂非孝和宠任之甚也。礼曰：“爱而知其恶，憎而知其善。”可不慎哉！夫宠爱之心则不免，去其太甚，闲之礼节，适则可矣。今诸王、公主、驸马，亦陛下之所亲爱也。矫枉之道，在于厥初；鉴诫之义，其取不远。使观过务善，居宠思危，庶夙夜惟寅，聿修厥德。经曰：“在上不骄，高而不危，所以长守贵也；制节谨度，满而不溢，所以长守富也。富贵不离其身，然后能保其社稷。”书曰：“制于官刑，警于有位。敢有常舞于宫，酣歌于室，时谓巫风；敢有徇于货色，常于游畋，时谓淫风；敢有侮圣言，逆忠直，远耆德，比顽童，时谓乱风。惟兹三风十愆，卿士有一于身，家必丧；邦君有一于身，国必亡。”甚可畏也，甚可惧也！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，必信而劝之。有奢僭骄怠者削其禄封，朴素修业者锡以绅服，以勸其非心，使其奉命，无使久而忽之，无使远而坠之。

臣闻非知之艰，行之惟艰。又曰：“常厥德，保厥位，厥德匪常，九有以亡。”伏惟陛下慎之哉！前车之覆，实惟明证；先王之诫，可以终吉。若陛下奉伊尹之训，崇傅说之命，不作无益，不启私门，刑不差，赏不滥，则惟德是辅，惟人之怀，天禄永终，景福是集。倘陛下忘精一之德，开恩幸之门，爵赏有差，刑罚不当，则忠臣正士，亦不复谈矣。

睿宗览而善之，令中书省重详议，擢拜监察御史。开元中，累迁太子右庶子。出为郑州刺史，未行病卒，赠兵部侍郎。

崔义玄，贝州武城人也。大业末，往依李密，初不见用。义玄见群鼠渡洛，又稍刃有花文，谓所亲曰：“此王敦败亡之兆也。”时黄君汉守据柏崖，义玄往说之曰：“见机而作，不俟终日。今群盗蜂起，九州幅裂，神器所归，必在有德。唐公据有秦京，名应符策，此真主也。足下孤城独立，宜遵寇恂、窦融之策，及时归诚，以取封侯也。”君汉然之，即与义玄归国。拜怀州总管府司马。世充遣将高毘侵掠河内，义玄击败之，多下

城堡。君汉将分子女金帛与之，义玄皆拒而不受，以功封清丘县公。后从太宗讨世充，屡献筹策，太宗颇纳用之。东都平，转隰州都督府长史。贞观初，历左司郎中，兼韩王府长史，行州府事。与友人孟神庆虽志好不同，各以介直匡正府幕，王并委任之。

永徽初，累迁婺州刺史。属睦州女子陈碩真举兵反，遣其党童文宝领徒四千人掩袭婺州，义玄将督军拒战。时百姓讹言碩真尝升天，犯其兵马者无不灭门，众皆凶惧。司功参军崔玄籍言于义玄曰：“起兵仗顺，犹且不成，此乃妖诬，岂能得久。”义玄以为然，因命玄籍为先锋，义玄率兵继进。至下淮戍，擒其间谍二十余人。夜有流星坠贼营，义玄曰：“此贼灭之征也。”诘朝进击，身先士卒，左右以盾蔽箭，义玄曰：“刺史尚欲避箭，谁肯致死？”由是士卒戮力，斩首数百级，馀悉许其归首。进兵至睦州界，归降万计。及碩真平，义玄以功拜御史大夫。

义玄少爱章句之学，五经大义，先儒所疑及音韵不明者，兼采众家，皆为解释，傍引证据，各有条疏。至是，高宗令义玄讨论五经正义，与诸博士等详定是非，事竟不就。高宗之立皇后武氏，义玄协赞其谋，及长孙无忌等得罪，皆义玄承中旨绳之。显庆元年，出为蒲州刺史。寻卒，年七十一，赠幽州都督，谥曰贞。则天时思其功，重赠扬州大都督，赐其家实封二百户。

子神基袭爵。长寿中，为司宾卿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为相月馀，为酷吏所陷，减死配流。后渐录用，中宗初，为大理卿。神基弟神庆。

神庆，明经举，则天时，累迁莱州刺史。因入朝，待制于亿岁殿，奏事称旨。则天以神庆历职皆有美政，又其父尝有翊赞之勋，甚赏慰之，擢拜并州长史。因谓曰：“并州，朕之粉榆，又有军马，比日简择，无如卿者。前后长史，皆从尚书为之，以其委重，所以授卿也。”因自为按行图，择日而遣之。神庆到州，有豪富伪作改钱文敕，文书下州，谷麦踊贵，百姓惊扰。神庆执奏以为不便，则天下制褒赏之。先是，并州有东西二城，隔汾水，神庆始筑城相接，每岁省防御兵数千人，边州甚以为便。寻

而兄神基下狱当死，神庆驰赴都告事，得召见。则天出神基推状以示之，神庆据状申理，神基竟得减死，神庆亦缘坐贬授歙州司马。长安中，累转礼部侍郎，数上疏陈时政利害，则天每嘉纳之。转太子右庶子，赐爵魏县子。

时有突厥使人朝，准仪注，太子合预朝参，先降敕书。神庆上疏曰：“伏以五品已上所以佩龟者，比为别敕征召，恐有诈妄，内出龟合，然后应命。况太子元良国本，万方所瞻，古来征召皆用玉契，此诚重慎之极，防萌之虑。昨缘突厥使见，太子合预朝参，直有文符下宫，曾不降敕处分。今人稟淳化，内外同心，然古人虑事于未萌之前，所以长无悔吝之咎。况太子至重，不可不深为诫慎。以臣愚见，太子既与陛下异宫，伏望每召太子，预报来日，非朔望朝参，应须别唤，望降墨敕及玉契。”则天甚然之。寻令神庆与詹事祝钦明更日于东宫侍读。俄历司刑、司礼二卿。神庆尝受诏推张昌宗，而竟宽其罪，神龙初，昌宗等伏诛，神庆坐流于钦州。寻卒，年七十馀。明年，敬晖等得罪，缘昌宗被流贬者例皆雪免，赠神庆幽州都督。

开元中，神庆子琳等皆至大官，群从数十人，趋奏省闕。每岁时家宴，组珮辉映，以一榻置笏，重叠于其上。开元、天宝间，中外族属无缙麻之丧，其福履昌盛如此。东都私第门，琳与弟太子詹事珪、光禄卿瑤俱列荣戟，时号“三戟崔家”。琳位终太子少保。

史臣曰：周、隋已来，韦氏世有令人，郁为冠族，而安石嗣立，竟大其门。挺恃才傲物，固亏长者之风，宾王报之以不仁，难与议乎君子矣！议者以尧、舜有溢美，桀、纣有溢恶，盖以一为凶德，则群恶所归。杨素父子，倾覆隋祚，丑声流闻，虽弘礼、弘武之正士，而元亨兄弟竟以凶族窜逐。古人守死善道，不无为也。德威奏议，练刑名之要，俾长秋卿，美哉！审礼仁孝，治行可为世范，卒与祸会，悲夫！二阎曲学甚工，措思精巧，艺成而下，垂诫宜然。柳氏世称謇谔，奭、泽有正人风采，忠规献纳，抑有人焉。义玄附丽武后，神庆宽纵秽臣，奕世纡邪，以至倾败，宜哉！